南疆繹史/勘本/卷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勘本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七

下一卷▶

雲川溫氏原本

古高陽氏勘定

目錄

列傳二十一

寧國：邱祖德〈錢龍文、沉壽堯〉、麻三衡

涇縣：尹民興〈趙初浣〉、吳漢超

池州：吳應箕

青陽：龐昌胤

江上：盧象觀、方明、潘文煥、葛麟

無錫：顧杲

廬皖：馮宏圖、周損、傅夢鼎〈傅謙之、桂蟾、僧義堂、侯應龍〉、王

四明：王翊〈弟翃附〉、王江〈沉調倫、趙立言、子楨〉

右上江鄉兵、皖浙山兵列傳第二十一。

◎宛陵、涇川之兵以城守，池則往來游掠而已。盧幼哲，陽羨人也；顧子芳，錫山人也：而皆次名於此者，以其起自京江、入太湖，復與皖、浙相呼應。若王篤庵稱大蘭洞主，則尤井井成

列者也。溫氏原文綜錯，茲並合之為一卷。

列傳二十一

寧國：邱祖德〈錢龍文、沉壽堯〉、麻三衡

涇縣：尹民興〈趙初浣〉、吳漢超

池州：吳應箕

青陽：龐昌胤

江上：盧象觀、方明、潘文煥、葛麟

無錫：顧杲

廬皖：馮宏圖、周損、傅夢鼎〈傅謙之、桂蟾、僧義堂、侯應龍〉、王

四明：王翊〈弟翃附〉、王江〈沉調倫、趙立言、子楨〉

・寧國：邱祖德〈錢龍文、沉壽堯〉、麻三衡

○寧國之兵，主之者邱巡撫，而麻生等附諸也。

邱祖德字念修，成都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授寧國府推官。以才，調濟南，超授按察司僉事，分巡東昌。十四年夏，給事中張元始上言：『土寇與流寇異；土寇皆饑民耳，聚則盜、散則農，計莫善於撫。今祖德既受殊擢，宜令專理撫事。』帝從之。寇多解散。以功，遷右僉都御史，巡撫保定；後代王永吉巡撫山東。京師陷，闖賊以檄招降；祖德斬其使。中軍梅應元叛，入劫印。祖德將自刎，士民衛之出境，遇魯王於道，同之過淮。福王時，御史沈宸荃嘗劾其輕棄封疆，削籍；久之，獲雪。

時四川大亂，祖德無家可歸，乃流寓寧國。南都既覆，乙酉閏六月金聲起兵績溪，祖德與寧國舉人錢龍文、諸生麻三衡、沉壽堯等各舉兵應之。時郡城已失，祖德駐師華陽山，糾集別部顏苗、王一衡、金經、萬曰吉等十餘部，共攻郡城；不克，壽堯陣歿，祖德退歸山中。七月下旬，大兵攻拔其寨，獲其父子送江寧；不屈，磔死。閩中贈太子太師、吏部尚書。

壽堯，字景山，都督有容子也。

麻三衡字孟璇，宣城人；布政使溶之孫。生有異相，長好習武事；與同邑沉壽民、梅朗中、銅陵徐律時、蕪湖沉士柱並知名於時，以詩酒自豪。

既起兵，與旁近諸生吳太平、阮恆、阮善長、劉鼎甲、胡天球、馮百家號稱七家軍，皆諸生也。三衡駐兵稽亭；每戰，策馬當先，舞大刀陷陣。人多望而畏之。後以眾寡不敵，被獲；賦絕命詩，殺於江寧。七家皆死。

・涇縣：尹民興〈趙初浣〉、吳漢超

○涇縣城守，堅似江陰，久而始下；尹令主謀，吳生主戰也。「原本」尹民興傳闕，今纂補。

尹民興字宣子，平陽人。崇禎初，由進士，授寧國知縣，調繁涇縣。除奸厘蠹，民頌神明。行取入都，為陳啟新所訐，謫福建按察司檢校。尋以兵警，疏陳時務十四事；

帝嘉之，召為職方主事。數召對稱旨，即擢本司郎中。周延儒出督師，命從軍贊畫。延儒被譴，亦下吏除名；久之，始釋。

南渡，起故官；旋謝病歸，流寓於涇。南都覆，與邑諸生趙初浣、宣城諸生吳漢超等據城堅御。民興多智善謀，大兵攻之，損傷最多；久乃克，謂不亞於江陰之戰也。初浣字雪度；城破，被殺。民興走入閩，唐王授兵部郎中，行御史事。閩亡，歸卒於家。

吳漢超字許公，宣城諸生。為人強直有膽決，深沉不露。甲申之變，哭於廟，與其友湯廷鉉謀募師赴難；會福王立，乃止。已而南京覆，慨然曰：『天下事遂已乎？』議保寧國境，無應者。乃走涇縣，從尹民興起民城守，相持最久，不減江陰；漢超力也。師潰，匿華陽山中。先，當塗人徐淮聚眾駐華陽。聞漢超名，禮而致之；遂合兵連破句容、溧水、高淳、溧陽、太平諸縣。漢超曰：『我兵少，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；我以游騎四出，使御者疲於策應，此伍員報楚之智也。』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。然是時民心既渙，漢超復無以撫定之，徒事一亂而已。

丙戌正月四日襲寧國，夜緣南城登；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戰。寧國為漢超鄉郡，人各顧其家，莫有鬥志，遂潰。訊俘卒，始知漢超為主；於是圍其家，令曰：『不出，其族！』漢超已出城，念其母在，且恐累族人，乃歸死。問其同事？曰：『郡中十萬戶，誰非吾黨，不可以一、二數！』臨刑，終不屈膝；剖其腹，膽長三寸。妻戚氏，墜樓死。

・池州：吳應箕

○池陽奉宗人朱盛濃為號，樓山吳先生兵應焉。

吳應箕字次尾，號樓山；貴池人。善今古文辭，意氣橫厲一世；復社領袖也。崇禎壬午，以鄉試副榜貢入京，公卿以下咸加禮異，視其臧否為榮辱。先，阮大鋮在南都，應箕集諸名士出「防亂公揭」噪逐之。大鋮弗敢較；然憤甚，欲得而甘心焉。後周鑣下獄，應箕入視，大鋮急捕之；乃乘夜亡命去。左兵南下，獄始解。

南都不守，起義旅應金聲攻池州，復建德、東流數縣。大兵逼戰，潰；匿婺源、祁門界。被獲不屈；將戮之市，應箕曰：『此非死所！』至松林，曰：『可矣！』一卒以刀擬之；叱曰：『吾頭豈汝可斷邪！』乃伸頸，謂總兵黃某曰：『以此煩公！然毋去吾冠，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。』其就刑處，至今血跡猶存，灑之不去。

「勘本」曰：如皋冒襄序「樓山文集」有云：『樓山之為人，卓犖淹通，豪俊負大志。一貧諸生，揮金帛娛聲色。好面折人過，與公卿大夫辯論是非得失；赴人患難，緩急如不及。至經史證據、國家關系、時勢安危、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擊之成敗，無不抵掌而談，掀髯長嘯，唾罵痛哭而後已。又議者謂：崇禎間處士橫議，擅操國政、要挾公卿，為漢亡故事。試思甕牖繩樞，乾螢朽蠹，與朝廷似有間；乃一聞國變，皆毀棄身家，上滅宗祀、下殺妻子，斷頭碎骨，浩然不顧以報二祖、列宗之教養，自非讀書明道、窮理養氣、群居確然、切磋砥礪，安能以天下己任、以綱常名教共肩至此！』小東林，樓山所首倡。方大鋮之必欲殺之也，嘗語歸德侯方域曰：『今有欲吾謝大鋮而可轉禍為福者，豈不為范滂所笑哉！』

壬午副榜盛至百餘人，有「題名」、「敘齒」二錄，南國賢書竟以是終。同榜嘉定侯雍瞻〈岐曾〉，亦殉國。

・青陽：龐昌胤

龐昌胤字載玉，西充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知青陽縣。國亡，棄官隱九華山。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，事洩被執。行至五溪橋旅店，夜扃戶臥；明日呼之，則死矣。卒不知其如何而死也。

・江上：盧象觀、方明、潘文煥、葛麟

◎江上之師，起自宜興盧中允，後方都司、葛中書皆與之合；而無錫顧子方以兵來應，為途人所害，以不明、不白而死。其智之不若於才與？惜哉！

盧象觀字幼哲，故山西宣大總督、兵部尚書象升之弟也。崇禎癸未進士，授金溪知縣；未仕，改中書舍人。象升智勇，知兵有謀略，威望兼著；象觀習其家學，以仕晚未獲用。大兵南下，象觀與宗室子遇西湖，相與痛哭；入於忠肅祠，誓同起兵。至茅山，以督部故將陳坦公為先鋒，多所殺傷。謀攻南京；都人朱君兆，奇士也，為之計曰：『京城雄深，未易拔。況北兵四面萃，於我敗道也；公盍謀內應者乎？』象觀曰：『君意若何？』曰：『城中之豪素與君兆習，願為公先入；公定期告我，我從中以火為應。』

已而，遣僧詣君兆約之期，僧乃密叩大清營告變；密知君兆嚴備，即舉火誑之。象

觀兵薄城下，燒太平門；騎兵突出沖擊，象觀駭敗，精銳盡喪。宗室子匿水竇中，得逸；復與象觀至宜興，稍收士卒。攻溧陽，又敗；象觀遂亡入太湖，去廣德。

屯田都司方明，字開之；與吳興豪傑素相結。起兵據廣德，乃迎宗室子入其軍；號召義旅，連破孝豐、臨安、寧國等縣，聲勢頗振。閩中聞之，封宗室子為瑞昌王，方明等授官有差。無何，降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，明不能御，棄營走浙東。

有潘文煥者，鎮江人；匿瑞昌王於茅山民舍。久之，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；事覺，有司捕之。雜治之，遂殺王〈王名盛瀝也〉；事連文煥。文煥見喜正，切齒罵曰：『吾死何足惜！王能一日在，則人心一日未散。鼠子乃壞吾大計！』奮起批其頰。其子哭，文煥曰：『我死忠，汝死孝。傳之後，世有頌述焉。不然，一老氓也，誰復知！』械至金陵，洪承疇欲屈之，不可；乃被殺。一女亦不食死。逾年丙戌，明還長興。眾疑為諜者，執付防將郭虎所。一小卒指曰：『此方明也。』遂斬之。

象觀之入太湖，與葛麟、王期升合，有眾二萬；奉通城王盛澄居長興。是秋八月二十又八日，陣於小湄，鏖戰久之，麟敗歿；象觀知不免，起拜其眾曰：『我兄弟受國恩，無以報；空煩公等，死有餘愧！』躍入水。部下掖之出，嘆曰：『愛我者，不如成我義也！』復自沉於淵以死。先鋒副將陳坦公、總兵毛重泰俱死之。

「勘本」曰：盧允中英略稍視其兄忠烈公，而文採過之。幼與齊名，舉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。忠烈公嘗言：『功成，築湄隱於桃溪間，塤篪可樂也。』乃竟不得遂其志，各以國事殉。嗟哉！

葛麟，丹陽人；與盧象觀同舉於鄉。生有膂力，貌類武夫，能開數石弓。福王時，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，授中書舍人；與鄭鴻逵協守京口。上便宜十二事，又請練兵江北；皆不報。京口破，過家門不入；徒走海上，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。志葵敗，且見擒；潰卒無所歸，推麟為帥。麟乃揚帆抵太湖；時職方郎中王期升奉通城王立寨西山，因與之合。未幾，象觀亦至，軍遂盛。期升性貪，不能軍，惟以剽敓鄰近為事；民苦之，引大兵焚其舟。期升遁，象觀危甚。麟望見火光，率三舟沖之；軍吏曰：『眾寡弗敵，毋陷死地！』麟曰：『臨難不救，同盟之謂何！』手搦長矛奮力戰，所當披靡；連殪百人於湖。大兵耳其名，群目之，噪曰：『長而肥者，葛中書也。』萬箭注之。麟揮矛如風，箭悉墜入水。乃更攻以火；火及舟，舟焦，始自沉。

・無錫：顧杲

顧杲字子方，無錫人；光祿卿憲成從子。為人豪邁尚義，以名節自任。憲成講學東林書院，清流偕之，遂為東林黨魁；人皆引以自重，杲名因是亦逾起。阮大鋮附璫削籍，僑居金陵，聯絡「逆案」失職者，劫持當道；且思結納後進以延時譽，乃蓄名謳、制新聲，日置酒高會，一時近風雅者多歸之。禮部主事周鑣惡之，倡議草檄以討，名曰「留都防亂公揭」。列名者百四十餘人，皆復社諸生，而難於為首者；杲曰：『舍我其誰！』大鋮大沮喪，銜之刺骨。及得志，將捕諸人興大獄；杲猶無所顧忌，為萬言書上於當事。祁彪佳撫吳，嘉其義，為築禮賢館待諸，保護甚至。大鋮乃募人具劾，有徐丞者應募；馬士英即擬旨逮問。副都御史鄒之麟與杲為姻連，稽其駕帖；未旬日而國亡，事得解。

大兵抵常州，知縣林飾遁，邑人王如玉、顧君起持冊獻降；杲方起兵以應江上，遇之砂山。杲怒，命所部執之。兩人大呼曰：『此賊也。』砂山人方團練御盜，初不加辨，群起執杲。杲無以自明，乃曰：『願誅如玉、君起而後死。』砂山人聽之，於是竟被害。既而審其為杲，眾大悔，就地立祠以祀焉。

「勘本」曰：子方居恆好倚酒罵座，每與次尾張髯抵掌言天下可悲憤事，輒痛哭；哭罷，輒狂歌。南都覆，散家財募士千人，取道江陰，應江上師，而遂及於難。籲！吾不知子方矯矯者，而竟不辯以死，何邪？

・廬皖：馮宏圖、周損、傅夢鼎〈傅謙之、桂蟾、僧義堂、侯應龍〉、王

丙戌後，江、浙間義旗雜樹，有寨王、洞主之號。廬州馮宏圖因訛言史閣部未死，假其名召眾，遠近信之。戊子春，攻英、霍、六安，旬日皆下；大江南北欣然謂閣部尚存也。未幾，敗歿。無為州吳光寧、巢縣葉士章，皆以內應受誅。

是時，英、霍間各建旗鼓，引寨自主共四十八所，有周損、傅夢鼎、傅謙之、桂蟾、義堂和尚、侯應龍、王　　之屬。周損麻城人，崇禎癸未進士，授饒州推官；行取御史。大兵逼江西，損走福建，唐王授兵部尚書。事敗歸家，與侄羽儀團練鄉勇。知宗室石城王統錡立飛旗寨，乃率募卒數百人、馬數千匹歸之。夢鼎，貴州人。以選貢，官泗州教諭。獻御寇策有功，擢鳳陽同知，遷安慶知府。安慶破，出走潛山，踞皖澗寨。謙之，故潛山典史；桂蟾，鄱陽諸生，嘗從淮上起義；義堂和尚者，故公安貢生，國變為僧。至是，偕歸統錡。統錡敗，諸人皆就死。霍山侯應龍與張圖容、楊國士等有眾萬餘人，

偽佩義勝將軍印；與王　　合軍攻霍山不下，退取舒城、潛山。已而，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，拔之，營於管家渡；又移札將軍寨。己丑正月，大兵會剿；寨破被執，俱伏法。

王　　字定安，羅田舉人；授洧川知縣；乙酉歸里。戊子秋，與曹胤昌稱兵，破廬州不守，轉戰蘄、黃間。己丑，粵中進兵部尚書，總督鳳陽義軍。庚寅二月，帥眾連為潛山、太湖之戰；既敗，俘至江寧不屈，死之。

「勘本」曰：上江之兵，唯以新安金文毅公一旅為歸，涇則嬰城自保者；其餘所在揭竿興義，多以遙應為名。一自翬嶺下績溪、石埭，出青陽之大通，而及松江；江南北之眾應焉。一自漁梁出淳安，由嚴州、金華涉江而及於浙；浙東西之眾亦應焉。惟是踰嶺連江、跨吳介越，聲應雖眾而志量不齊；王師奮揚，迅掃盡滅矣。一時江、浙間自號寨主、洞主者，不過負隅競長也。若王篤庵之雄踞大蘭，真於浙東天盡處為斟鄩計邪！梨洲黃氏曰：『凡為忠臣義士之志，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！』君子亦哀其志而已矣。

・四明：王翊〈弟翮附〉、王江〈沉調倫、趙立言、子楨〉

王翊字完勛，餘姚人；王江字長升，慈溪人：俱庠生，有智略。翊尤強毅；魯監國時，募卒海濱，與防江諸師為聲援，授兵部職方主事。浙東潰，翊至舟山說黃斌卿來襲寧波，許內應。歸約寧波舉人楊文瓚、諸生華夏、屠獻宸、楊文琦、董志寧、王家勤等合兵起事；降紳謝三賓密以告，捕夏等入獄。斌卿果以舟師至，大兵擊之去。因索同謀者甚急，夏慷慨對曰：『忠義士何可多得！無已，則高皇帝與先帝耳。』以故夏死，志寧脫走，而翊得不名捕；遂結寨於四明山。

戊子春，破上虞，殺攝印官。故御史馮京第以湖州軍破，亦間行入山，與翊合守杜嶚，以巖險為關。提督乃調浙西兵來攻，令山民之團練者為導，遂破杜嶚。翊以四百人亡入天台，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。久之，翊謂部下曰：『官兵雖健，非團練為向導，則山形險惡未易窺；是山民之不可不誅也！』乃由天台至四明，擊散團練者；兼旬中隨道收合，得萬餘人。京第久匿民舍，至是亦出。己丑春，再破上虞；走其知縣，得其印。當是時，浙東千里之間，山寨鱗次，屹然相望。蕭山石仲芳、會稽王化龍、台州俞國望、金湯、奉化吳奎明、袁應彪，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；其餘小寨支軍，不下百數。然皆招集無厲，不能不從事鈔掠。惟故翰林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、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及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，則皆且耕且屯而不擾於民；而又單弱不

如翊雄。翊一旅蔓延四明八百里，結主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，遂號曰大蘭洞主。內設五營、五司。五營主軍，翊統之；五司主餉，江任之。翊善治事，善必賞、惡必誅，無偏無縱；凡所剖決，靡不悅服。一時四明之有訟獄者，不之官而之翊。江善會計，量富以勸、履畝而稅；內地遺老嘗資扉履，兵毋盜糧，民皆安堵。以故四明二百八十峰之租賦，亦不之官而之江；胥吏則無敢下鄉、汛兵則遠伏眺望，列城畏之若老罷當道，城門盡閉。甚至疆理官司，多具私書薦款，一軍獨躊。

是年六月，魯王之健跳；翊發使奔問，附貢方物。王遣官詣寨，授翊河南道御史、江戶部主事；朝士咸以為薄。時黃宗羲以都御史從行，上言：『諸營文則自稱侍郎、都御史，武則自稱將軍、都督；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，品級懸絕，非所以獎翊，且無以臨諸營也。』是秋，翊朝謁舟山，擢右僉都御史。後會稽嚴我公充招撫使，遍歷兩浙，而諸寨走降相繼。我公因渡海，發使入四明；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謀諸翊，執其使烹之。我公懼，遁去。庚寅春三月，再謁舟山。晉兵部右侍郎；命破新昌、拔虎山。

秋九月，王師會討，令曰：『不洗山寨，無以塞內顧！』乃大舉：將軍金礪由奉化、提督田雄由餘姚，會於大蘭；軍帳彌漫三十里，游騎四出，仍用團練兵為導，搜剔伏藏。翊累戰不能抗，遂帥親兵避入海。京第以病不能行，居灌頂山中，為降將王升所殺。辛卯秋，聞大兵三道下舟山；翊曰：『事急矣！請復入山，集散亡為援。』七月，還之山中；諸將死亡殆盡。旁皇故寨，父老勸之由奉化招兵榆林、白溪間。是夜有大星墜地有聲，野鳥驚噪；父老憂之。詰朝，二十四日也；將由奉化出天台。至北溪，為團練兵所執，部下參軍蔣士銓從之。越日，過奉化，賦絕命詩。其在系也，每日束幘掠鬢，謂守者曰：『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。』比以舟山之役，群帥集定海。八月十二日，總督陳錦訊之。翊坐地抗聲曰：『成敗利鈍，天也！毋多言！』十四日行刑，群帥憤其積年倔強，聚射之，中肩、中頰、中脅、洞胸者三，如貫植本，不稍動。及截耳刲額，終不僕；乃斧其首下之，始僕。時年三十又六。其從者二人，初不肯跪；掠之跪，則跪而向主，並死翊旁。見者無不泣下曰：『非獨王公忠，其從者亦義士也！』

大兵之入山也，江母被縛，以之招江。江盡削其發，以僧服見。時議招徠故國遺臣，得安置杭州而防閑之。未幾，母以天年終。江忽置一妾暱之甚，其妻日夜勃蹊；江控之吏，出之。妻亦攘臂登車，歷數其隱微之過，而渡江去。鄰舍駭焉，聞者無不薄其為人。一日，江出游湖上，守者以其妾在，不疑。久之，不返；始知向者之以術脫其妻也。江既得逸，攜其妻復入海，朝監國於金門，定西侯張名振請為監軍。甲午，引師入長江，登燕子磯望祭孝陵，賦詩慟哭而還。乙未，名振卒。丙申，有沉調倫者，復起山中；江

赴之。人聞其至，壺漿相迎。大兵恐其重為舟山犄角，急攻之；調倫見殺，江中流矢卒。

時復有休寧趙立言者，亦以餘眾棲山中。會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；明年元旦，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，國楹失期不至。越日，兵大集；立言獨戰，連殺數十人，馬躓墜水死。其子禎恨國楹，詣其家欲刃之；官兵掩至，乃與國楹同受執，亦不屈死。

勘本曰：王少司馬一字篤庵。少孤，不善治家；其弟翊，以耕讀助之。及補諸生，好談兵；見時方多難，思得一當。畫江之役，餘姚令王仲撝〈正中〉以御史仍行縣事，集民兵從事江上，具疏薦之；授職方，盡以軍事屬之。已而仲撝與同官黃梨洲〈宗羲〉合軍西渡；江上破，黃獨引殘卒入四明，結寨觀變；山民攻之去。時篤庵方走海隅募兵，謀與之合；而大兵購甚急，囚其弟翊以招之，不顧。翊與幕下諸生，俱不屈死；篤庵泣曰：『是真不負完勛家也！』因即以所募眾入山，告父老曰：『前此諸將橫擾至激變，今我軍足為山衛，而一無所擾。倘念故國，其許我乎！』遂得結寨大蘭。大蘭者，唐時裘甫之亂嘗為巢穴；地險惡，猝不可登。於是軍日益雄，為諸寨冠。戊子秋，朝於舟山。時定西侯當國，嫌其表貢不由己達，頗忮之；篤庵曰：『吾豈受彼指麾哉！』大兵南向，凡一紙所招，多俯首歸命。昔惟金華朱督師曾一烹使；至是，黃都督引田橫烹酈生之說進曰：『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，其志屈矣。固願降，則齊之士心已搖，豈得復鼓。及其後而烹之，不已晚乎？』篤庵曰：『善，子言正合吾意。』乃發使邀之。我公中餌，先以使至，竟醢之。篤庵既死，梟示寧波西城；故觀察陸公宇　　、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藏之。遺一女年十三，字梨洲子；後沒入勛貴家，亦自刎死〈詳見「摭遺」〉。從死之二僕：一曰石必正，維揚人；一曰明知，姚江人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